

精讀高譯「大亨小傳」

王小文

羅勃·瑞德福和米亞·法羅主演的 *The Great Gatsby* 此刻正在紐約上演，費滋傑羅的這本精心之作，已是第三次被好萊塢搬上銀幕了（第一次為無聲片，第二次由亞倫·賴德主演，攝於一九四九年）。每次都不如原著令人滿意。這次大多數的影評也是貶多於褒，認為場面太過豪華，演技不够精湛。此片自三月大力推出後，沒有轟動，然其影響所及不僅使二十年代淡艷的夏裝復甦，更把這本當年初版時並不走紅的小說，提升到全美五月份平裝書暢銷書目的首位。

一九二五年，艾略特在 *The Great Gatsby* 問世後，曾致函費氏，讚為自亨利·詹姆斯以來第一部最能代表美國小說的新作品。此書雖早已成為「經典 (classic)」之作，其實篇幅太薄，氣魄也不够，比起詹氏的代表作「奉使記」(*The Ambassadors*) 來，還差得遠。可是二書精神上却有相似之處。當詹氏藉戴維耐夫人 (Mme. de Vionnet) 所代表的歐洲貴族社會的寬容與典雅來否定美國新英格蘭社會的偏狹與粗俗時，費氏却藉黛西 (Daisy) 所代表的美國東部上流社會的浮華與冷酷來肯定美國西部社會的質樸與活力。蓋次璧的偉大，在於他具有一顆赤子之心與對生命的前途抱着無窮的希望，雖然他畢生追求的「極樂世界 (註一)」是虛

幻的。當他臨終在游泳池裏，仰視那「一片陌生的天空」，「發覺玫瑰花是多麼醜惡，陽光照在淺草上是多麼殘酷。」這破滅了的繁華夢喚醒了小說敘事人尼克（Nick）的良知，使尼克悟到他並不屬於東部這個現實、冷漠、畸形的文明社會。最令他懷念的是他「少年時代放學歸家的火車」。那列由紐約經芝加哥駛往魯易維爾的火車，對他來說，象徵了美國早年由東向西開發的過程，與范尼莫·庫柏（Fenimore Cooper）所作「大平原」（*The Prairie*）中拓荒者納提·本波（Natty Bumppo）所表現的胸懷與壯志。

當我讀到約翰·武德（John William Ward）為大平原寫的跋（註二），說必先讀大平原，才能瞭解 *The Great Gatsby* 的精神所在時，就想看這部描述美國東西文化衝突的小說，可惜一直沒有時間。最近也是爲了想看電影，才去看它。手邊有一可靠的譯本（即民國六十年三月由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喬志高先生所譯的大亨小傳），就中英文對照着看，邊讀邊讀譯文的妥貼。林以亮早在「介紹大亨小傳」一文中說及譯者的細心道地，簡直不易置信。夏志清在暢論大亨小傳時，對譯者的功力也頗加推崇。可是林夏二文，重在介紹，對譯著本身並未詳加分析。書目書評第九期裏，一篇「談 *The Great Gatsby* 的三個中譯本」的文章也盛讚高譯的信實與傳神，不過討論的範圍僅限於第一章，未能道盡全書的優劣。我個人覺得大亨小傳譯本的或就尙不止於其信實與傳神，因爲它的文字較原文更清楚，更具意象性，可以說充份表現了中國白話文的優越性。

一般說來，費氏的句子不算太長，字彙也不算深，讀起來却雋永而耐人尋味，有詩的情韻。可是文字有時過份簡潔含蓄，得一讀再讀，才能領略個中情趣。程度不够或是沒有時間細讀的讀者要欣賞原文，就比較喫力。試以下文爲例。

I was still with Jordan Baker. We were sitting at a table with a man of about my age and a rowdy little girl, who gave way upon the slightest provocation to uncontrollable laughter. I was enjoying myself now. I had taken two finger-bowls of champagne, and the scene had changed before my eyes into something signifi-

cant, elemental, and profound. [47] (註⁽¹⁾)

這是全書裏比較淺顯的一段，但最後三字 significant, elemental, and profound 含意較深。類似這種難以捉摸的地方，經過高先生的譯筆，便清清楚楚了。且看譯文：

我仍然和喬登·貝克在一起。我們坐的一桌上另外有一位跟我年紀相差不遠的男客，和一位粗聲大氣的小姑娘，她動不動就毫無控制的放開喉嚨呵呵大笑。我現在玩的也挺高興了。我已經兩大盃香檳喝下肚，眼前滿園景色不知何時改變成爲一幅充滿哲學意義和人生奧妙的圖畫。[五〇]

從上段，我們還可以看到譯文的另一特點，就是生動。高先生把(who) gave way upon the slightest provocation to uncontrollable laughter) 翻成「動不動就毫無控制的放開喉嚨呵呵大笑。」加入了「喉嚨，呵呵」四個字，它們在不改變原文的原則下，增加了音響的效果，因而我覺得譯文比原文更引人。現在再拿原文比較華麗的一段來與譯文相比，且看孰劣孰優：

But his heart was in a constant, turbulent riot. The most grotesque and fantastic conceits haunted him in his bed at night. A universe of ineffable gaudiness spun itself out in his brain while the clock ticked on the washstand and the moon soaked with wet light his tangled clothes upon the floor. Each night he added to the pattern of his fancies until drowsiness closed down upon some vivid scene with an oblivious embrace. For a while these reveries provided an outlet for his imagination; they were a satisfactory hint of the unreality of reality, a promise that the rock of the world was founded securely on a fairy's wing. [99-100]

可是他內心一直在混亂的交戰中。晚上各種離奇怪誕的幻想都侵入他的睡鄉。小時鐘在洗臉台上滴答的響，地上脫下來一堆亂七八糟的衣裳浸在清涼如水的月光裏，一面他腦海裏交織着一幅筆墨難以形容的

繁華世界的美景。每夜他把幻想中的圖案再畫龍點睛的描上幾筆，一直等到瞌睡蟲來把他送入烏有之鄉為止。在那個階段他這樣胡思亂想使他精神上有一種發洩，同時使他瞭解而安慰：現狀並不是真實的，未來的天下還是穩穩地建築在仙女的蟬翼上。〔一〇五〕

譯文裏「再畫龍點睛的描上幾筆」是不是比原文的 *add* 更具形象？「浸在清涼如水的月光裏」是不是比 *soaked with wet light* 更清麗？用「烏有之鄉」去代 *oblivion* 是多麼自然大方！這類傳神的詞句在大亨小傳裏俯拾皆是：「天然奇景〔四〕」（*natural curiosities*），「在某局部範圍內嘗到登峯造極的滋味〔五〕」（*reach such an acute limited excellence*），「清心寡慾的眼睛〔十一〕」（*impersonal eyes in the absence of all desire*），「飽經世故〔十六〕」（*have mastered a certain hardy scepticism*），「壯碩的體格還不够維持他」向唯我獨尊的心理〔十一〕」（*his sturdy physical egotism no longer nourished his petemptory heart*），「我看他在午飯時已經喝的可以」〔十四〕」（*I think he'd tanked up a good deal*），「自己就會做他們的入幕之賓〔六十〕」（*I was going to enter into their lives*〔57〕），「越規的行動〔六十一〕」（*any divergence from a code*〔58〕），「我沒有什麼愛人的幽靈糾纏住我，面龐在陰暗的屋簷下和耀眼的燈光中忽隱忽現〔八十四〕」（*I had no girl whose disembodied face floated along the dark cornices and blinding signs*〔81〕），「以防萬一〔一〇六〕」（*Provided for such contingencies*〔101〕），「我的心理已經變得有點不在乎的神氣，似乎蓋次壁和我兩人可以聯合起來，傲然對抗整個的世界〔一七八〕」（*I began to have a feeling of defiance, of scornful solidarity between Gatsby and me against them all*〔166〕）。

在中英文表達方法迥異結構懸殊的情形下，高先生能譯出上列這種與原文字字相對，句句相印的佳句，造詣實在很高。高先生在字字對譯不可能時，就以片語為單位來對譯；片語不能對譯時，就以子句為單位。高先生的譯文兼有意譯（*free translation*）的流暢及直譯（*literal translation*）的信實，真不容易。他不僅

是字字推敲，句句用心，即連一個字母也未放過。把 Ogsford 譯為「牛勁」，非但譯出了大流氓吳夫山的外國口音，也譯出了牛津大學在吳夫山及蓋次璧心目中的地位。「牛勁」所表示的意義超過 Ogsford，僅此一字之比，就顯出了中文的優越性及譯者的功力。

最能顯示譯者功力之處，還在其對話的妥貼，因為口語裏不合乎句型的簡語及習慣語最多，要把它們譯成自然的國語，確實很難。一般翻譯小說裏的對話，簡直生硬得令人難以卒讀。就拿王潤華譯的「大哉！蓋世比」來說，其對白部份就犯了生硬的毛病，比如把「Why candles? [12]」就翻成「什麼，蠟燭？」（註四）聽起來不像中國話，高先生譯成「要點蠟燭幹什麼？」（十一）就很順耳。王潤華把「Now, don't think my opinion on these matters is final, just because I'm stronger and more of a man than you are [7]」裏的「now」譯成「現在」，其實 now 在這裏只是一個口頭語，沒有甚麼意思。高先生把它譯成「喂——[七]」，實在高明——同樣的「listen」也是一個口頭語，在原著的對話裏出現過六次，高先生三次沒有譯（「Listen, Nick [17] Yes, but listen [35]」，「Listen, George, listen to me [158]」），一次譯成「不要這樣說」[一二九]（「Listen, Tom [122]」），一次譯為「我要問你一句話」[一四九]（「Listen to me [140]」）。只有一次譯成「喂——你聽我說」[一〇五]（「Listen to me [141]」）。口頭語的不譯或意譯都由上下文來決定。所以譯文裏的對白給人的印象是道地的中國話。「no, not me」的意思也得看說話的情形來定：今年一月裏舊金山報業鉅子的千金派蒂·赫斯特（Patty Hearst）抗議七頭蛇解放軍（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綁她時口裏叫喊的就是這幾個字，譯成中文該是「不要綁我」。可是在大亨小傳裏，當蓋次璧在客人面前介紹湯姆（Tom）為「馬球健將」時，湯姆說：「Oh, no, not me [106]」高先生把它譯成「不敢當，那裏的話。」[一二二]真是中國人慣用的客氣話。其他如用「別忙」[一八一]譯出「wait a minute [170]」表示的不耐煩的口氣，「當然要聽」[一七]指明「very much」所形容的動詞，「天地良心」[一〇]表明「absolutely」在「I'm absolutely in training

「[11]。」句裏加重語氣的作用，「牛津個屁！[119]」譯出「An Oxford man! Like hell he is! [132]」裏「Like hell he is!」所表示的輕蔑憤恨之意。這種譯語不拘泥於原文的字意，更能表現出原文的語意，讀起來又是極自然的中國口語。

在對白中，即使合乎句型的完整句，也不太好譯，比方把「Don't look at me [11]」譯成「別看我」，雖與原文字意接近，可是不如譯文「不要怪我[110]」，來得清楚。又如把「I'm scared of him, I'd hate to have him get any thing on me [33]」的後半句譯成「別給他抓住把柄」，當然比譯文「這位仁兄是不好惹的[331]。」更接近原文，可是與前半句「我見到他倒有點怕」連起來，不但不順，意思好像也隔了一層。這種重語意而輕字意的譯法用在對話的翻譯上，既無損於譯文的信實，更增加口語的靈活。高先生用「阿貓阿狗[110]」來翻「They meet all kinds of crazy fish [104]」裏的「crazy fish」。這種以俚語譯俚語的工夫也很令人佩服。

高先生對專有名詞的處理也有值得稱道的地方：那就是交代清楚。碰到歷史人物時，只譯姓，不譯名，把省下來的篇幅用以介紹此人的身份。這樣一方面可以縮短音譯(transliteration)，一方面使不熟悉西方文化的讀者能正確地瞭解此人為何許人。高先生不把El Greco譯成「埃爾·葛雷科」，而譯成「西班牙畫家葛雷科[190]」，有了「西班牙畫家」這幾個字，我們就不會把葛雷科誤解為地名，「葛雷科的一幅夜景[190]」既是名家的大手筆，它所代表的意義——上流社會的漠不關心——就很明白了。

碰到冷門的人名和書名時，就只譯其寓意，比如as obscurely as it had begun his career as Trimalchio was over [113]裏的Trimalchio本是古羅馬諷刺小說「Satyricon」裏的一位喜歡大宴賓客的主人，高先生不譯其名，而以「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好客作風[119]」來代替其在原文中的地位。再如歷史家庭小說「Castle Rackrent」，高先生也不譯其名，只用「古堡」一字代之，在譯文裏「那是古堡的秘密[90]」看不出「古堡」是來自一個書名，大概高先生覺得此二字已够神秘，足能道出原文的語

意，不需太拘泥硬把愛支華滋女士 (Edgeworth) 這本文學價值不大的小說書名譯出來，增加讀者的負擔。但 *Madame de Maintenon* [100] 這位法國大尤物，與路易十四的韻事，歐美知道的人不少，譯文中 [一〇五] 漏掉她的名字，却有些美中不足了。

高先生對文體的掌握也有獨到的工夫，他不僅能以較文的詞藻譯出原文裏大段的描寫，較俗的字彙譯出對白的語意，更能以歌謠的情韻表現流行歌曲的哀艷，「紹興刀筆」的俗調暴露吳夫山信中的虛偽，使譯文看起來多采多姿。可惜爲了顧全三音節一頓的旋律，把 *I'm* [79] 譯成「我好比 [八二]」，借用書信慣用的陳腔爛調「深感悲痛之至 [一七八]」去代 *I hardly can believe it that it is true at all* [166]，更棄 *and cannot get mixed up in this thing now* [166] 而不譯，未免形成小疵。

除了上述的歌謠及書信兩段之外，別處也有幾句未譯或譯得欠妥的地方，現在分別列舉如下。

未譯處：

- The abnormal mind is quick to detect and attach to this quality when it appears in a normal person [1]
- the great wet barnyard of Long Island [5]
- Frisco [41]
- an angry diamond [52]
- its three-noted horn [63]
- conservatory [64]
- underneath [80]
- in a brown riding-habit [102]
- second to nothing because it had no consciousness of being so [105]

in wild hope [142]
a token of forgotten violence [166]
beside the gate [177]
before we melted indistinguishably into it again [177]
a divot [155]

欠妥處..

because I was privy to the secret griefs of wild, unknown men [1] ~ 「wild, unknown men」不是「各色人等」[1]，應爲「性情狂妄，相知不深的耶魯大學同學們」，因爲此句是緊接着 so it came about that in college I was unjustly accused of being a politician 而來。

a promise that she had done gay, exciting things [9] 非「興高采烈之事」[9]」乃「熱情浪漫之事」，可由後文「There was a ripe mystery about it, a hint of bedrooms upstairs more beautiful and cool than other bedrooms, of gay and radiant activities taking place through its corridors, and of romances that were not musty and laid away already in lavender [148] 看出..」（黛西的家）在他眼中有不可思議的神秘，隨時隨地向他暗示，樓上可能有他從未見過的富麗而陰涼的臥室，穿堂裏可能永遠有歡笑的聲音和熱情洋溢的舉動，在一切之上還可能有英雄兒女的浪漫史——不是陳腔俗調的小說故事……」[158——159]

The sister, Catherine, was a slender, worldly girl of about thirty [30] ~ 「worldly girl」以「俗氣的女人」代「世俗的女人」[30]也許較爲合適，因爲作者緊接着就描寫凱塞琳的頭髮，眉毛，手鐲是多俗氣。

but this clean, hard, limited person [81] 的「hard」指貝克小姐心腸硬的成份多於「健美」[八四

」」。

「Oh, that's all right, I don't want to put you to any trouble [83]」譯爲「哦，那個不必了，我不要再打擾你[八六]。」也許不如擬譯「哦，那也好，不過我不想打擾你。」來得適合蓋次壁的心境，因爲尼克請黛西來喝茶的提議正是蓋次壁請貝克說項的事情。

like a dash of blue paint [86]，不知高先生爲什麼以黑代藍把它譯成「像一撇黑墨一樣[九〇]」。

「A man named Biloxi, 'Blocks' Biloxi, and he made boxes—that's a fact—and he was from Biloxi, Mississippi [128]」的後半句應爲「他的老家就是密西西比州的畢洛西市」。高先生可能爲同頁的「I used to know a Bill Biloxi from Memphis」所惑，把畢洛西市搬到田納西州去了（「三五」），因爲孟菲斯正是田納西州的首府。

上列未譯的部份，除了 Frisco 爲一冷門的專名外，其他的字句都很淺，欠妥的部份不是沒有最適當的中譯就是筆誤，都不能算錯，可見並不是高先生不懂，實在是因爲他是爲一般讀者而執筆的。此外我發現蓋次壁服役時所屬的師連，原文〔47〕與譯文〔五〇〕不合。想來不會是譯錯，大概是我讀的與高先生所據的原著版本不同。如果高先生在再版時能註明所據版本，再把第四章裏蓋次壁的賓客中某些有動物花草意義的姓氏意譯出來，更能收與「Well, he certainly must have strained himself to get this menagerie together [109]」相映之效。同時，更改正上列未譯或認爲不妥之處，那麼大亨小傳譯本就更加完美，其流暢可取悅於一般讀者，當一本感人的小說來讀；其信實可取信於懂英文而程度不深的讀者，當學習英文的工具與原文參照着讀。

以我的英文程度與文學修養，本來沒有資格批評大亨小傳譯本，可是我實在花過一番工夫去讀它，覺得應當把自己的心得寫出來，就教於高先生及愛好此書的讀者，更希望有志學習英文而尚未讀到此書的朋友們，在

欣賞電影之餘，乘興也把原著和譯本讀一遍。

註一：此段引號裏的句子摘自喬志高譯的大亨小傳，因尚未討論到譯文，為簡便起見，所引文句均不註以頁數。

註二：見 *The Prairie* (Signet, 1964), p. 111.

註三：所據原文是由 Scribner's 出版的平裝本。引用的文句，譯文三行以下者均加引號，原文則僅對白部份標以引號。

原文與譯文緊排又頁數相同時，只註譯文的頁數。頁數均括以方括號，原文頁數以阿拉伯數字橫書，譯文頁數以中文數字直書。

註四：手邊沒有王譯「大哉！蓋世比」。所舉二例皆採自 T. A. 的「談 *The Great Gatsby* 的三個中譯本」。

日本工業新聞社編著

余阿勳譯

書評書目出版社叢書之802

世界的

新事業・新商品

即將出版・敬請期待

中華日報甲種叢書之13

葉蔭民著

中國現代史話

本書從革命談到建國，從禦侮圖強、綏靖戡亂說到中興復國，其中並記載了臺灣同胞抗日的英勇事蹟，是一本內容翔實，深入淺出的史書。全書近五十萬言，二十五開本精印，達四百六十頁，定價特別低廉，每冊平裝本四十元，精裝本七十元（本刊讀者享受八折優待）。郵政劃撥帳戶八五六五號。